

深化在卫星导航、地球观测、空间态势感知和安全通信等领域的投资。可“欧盟太空计划”148.8亿欧元(约合1149亿元人民币)的预算,大约只能助力开发下一代欧洲卫星导航系统伽利略,并扩大其监测地球状态的哥白尼—哨兵航天器的范围和能力。至于欧洲自身独立发展空间站的可能性,目前并不大。按照现任欧洲航天局局长约瑟夫·阿施巴赫的说法,“相比美国和中国蓬勃的太空计划,欧洲正在落后”。

就中国方面来说,对航天国际合作,中国的态度始终开放。2015年,中欧就载人航天领域合作签署协议,明确中欧双方参与对方的航天员训练活动。2018年5月,中国正式宣布,中国空间站合作项目向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开放,欢迎世界各国积极参与。

美俄太空合作缘由

然而更早之前,当中国在载人航天领域还处于起步、摸索阶段的时候,随着苏联解体,美国航天飞机与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对接成功之时,美国并不愿意接受来自中国的航天员进入这一合作项目。

早在1975年,美国的阿波罗飞船和苏联的联盟号飞船曾在太空进行交会对接测试。从那一时期开始,从硬件上说,美苏就有能力进行太空领域的合作开发。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和之后的整个80年代,冷战正到了关键时刻。美俄太空合作,只开了个头,就戛然而止。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任美国总统里根部署的“星球大战”计划,哪还有半点与苏联合作的影子?



到了苏联解体,美国之所以回过头来寻求与俄罗斯方面的合作,原因何在呢?难道美国当时自己没有能力建设一个类似后来的国际空间站的空间站吗?有种说法是——“美国希望通过合作建设空间站的方式向俄罗斯航天机构输血。防止这些航天工程师和科学家因为经济窘迫而去其他国家。因为这些人去其他国家,就不是航天工程师了,就是导弹工程师了。”至于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起步十余年的时期,尽管坊间有“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样的揶揄,可中国科学家的生活质量总体上是稳步上升的。而中国的航天技术、导弹技术,在当时的美国看来是不足为虑的。这种情况下,美国自然不愿意在航天领域与中国合作。美国可以找欧洲航天局,或者日本、加拿大等“小伙伴”,来培训他们的航天员,以证明国际空间站是在谋求国际合作的。但美国一定不愿意有潜在在航天领域超过自己的国家加

上图:1975年2月,苏美两国宇航员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林登·约翰逊航天中心的基地进行训练,为即将进行的联盟-阿波罗对接测试计划做准备。

入到合作进程中来。

2003年,当神舟五号发射升空,杨利伟成为中国首位“太空人”的时候,美国更坐不住了。美方不仅禁止与中国进行空间站合作,2011年4月下旬,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一项拨款法案,增添了禁止美国同中国进行太空合作的两条:美国宇航局和白宫科技办公室“不得使用联邦资金同中国或中国所属公司就太空项目进行任何方式的合作或协调”;“禁止宇航局接待任何来自中国官方的访问人员”。

2015年,当中国的神舟系列飞船已经五次进行载人航天发射以后,乔治·华盛顿大学太空政策研究所的约翰·罗格斯登如此说:“中国已成为将公民送入轨道的第三个国家,表现确实不错,但其目前的载人航天仅相当于美国50年前的水平。中国可从美国学到很多。从美国的观点来看,与中国太空合作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的,而非技术上的。”当时,罗格斯登就称,中美之间进